

昌黎全集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五	八	一
六	六	八	一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一	五	八
書	六	八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56	
冊數	8 (3)		
函號	314	226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
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
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
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

義魚招張功曹

昌黎先生全集

卷九

律詩

義魚招張功曹

目秀白集卷之九 有言 一
義魚春岸澗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畫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
撈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
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磬知存寡舫平覺
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事已遼盈車欺故
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烟冪冪拂棹影寥寥
懶去愁無食龍移照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篙
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鴉

李員外寄紙筆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莫竝蘭淨雪難如莫怪殷勤謝處

卿正著書

次同冠峽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脉懸
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答張十一功曹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笋躑躅閑開豔
豔花未報恩波知處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
毛一半加

郴州祈雨

眉峯集卷之九 律詩

乞雨女郎魂魚羞紫 且繁廟開鼯鼠叫神降越巫言旱氣期銷蕩陰
官想駿犇行看五馬入蕭颯已隨軒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劒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
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恨青天無

片雲

題木居士二首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
福人

爲神詎比溝中斷遇賞還同爨下餘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
何如

晚泊江口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鳧雙歸蟄燕一
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

湘中

猿愁魚踊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叩
舷歌

別盈上人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峰下一迴首卽是此生長
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筵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喜深將策試驚
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汗增高未覺危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

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
象移爲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
換灑急聽牕知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
陣勢魚麗遠書文鳥篆奇縱歡羅豔黠列賀擁熊螭履弊行偏冷門
肩臥更羸悲嘶聞病馬浪走信禽兒竈靜愁烟絕絲繁念鬢衰擬鹽
吟舊句授簡慕前規捧贈同燕石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無人坐獨謠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
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徧堵

昌黎全集 卷九 律言 四 元陽
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
驚飄城險疑懸布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桃蹊惆悵不能過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
如何

春雪閒早梅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
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
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

樹親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

早春雪中聞鶯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澁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
貴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
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
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
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
前休

入關詠馬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
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
一鳴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豔色
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
寒木古祠空願得勤來看無令便
逐風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閒時見子初成
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
絳英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
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
死時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
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
龍鬚

峽石西泉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吳宮尊長女台室屬良人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輜非厭翟還輒禁城塵秦地吹蕭女湘波鼓瑟妃佩蘭初應夢奔月竟淪輝夫族迎魂去官會葬歸從今沁園草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冷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臯禽斷續聆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閒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烟共冪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摘霞錦追歡罄鏘餅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風臺觀滉瀆冰砌步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糞

詠雪贈張籍

只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座暖銷那怪池
清失可猜劫中初葢底垤處遂成堆慢有先居後輕多去却迴度前
鋪瓦隴發本積牆隈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
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紉未暇裁城寒裝睥睨樹凍裹莓苔片片勻如
翦紛紛碎若按定非燐鵲驚真是屑瓊瑰緯繡觀朝萼冥茫燭曉埃
膏牕恒凜凜出戶卽皚皚壓野榮芝菌傾都委貨財娥嬖華蕩潑胥
怒浪崔嵬積迴疑浮地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萬屋
漫汗合千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陞
級纔豈堪裨嶽鎮強欲効鹽梅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誤雞宵呃

喔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悠悠市九垓鯨鯢陸死骨玉石火炎灰
厚慮填溟壑高愁擲斗魁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頽岸類長蛇攪陵
猶巨象逐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
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
金疊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碑碣興與酒陪鯁惟子能諳
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爲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
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

召來

送侯喜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烏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頃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里門先下敬鄉人。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賀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

寒食時看度，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不見紅毬上，那



論絲索飛惟將新賜火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
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牕映竹見玲瓏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

禁中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

飛花

戲題牡丹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
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
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
魚時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

葉聲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去青青，拍岸纔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芍藥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

幾重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并序

號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為亭臺。島渚目其處，為三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瓦影蔭龜魚。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澗，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梢梢岸篠長。穿沙碧篔簹，落水紫苞香。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為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那似卷翻翻

稻畦

野布畦堪數枝分水莫羨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溪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口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梯橋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苗苗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

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穗桑生椹共向田頭樂

社神

題于賓客莊

榆莢車前蓋地皮薔薇蘸水筍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

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

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

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帳看吐高花萬

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

贈同遊

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贈張十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細雨浮烟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

遣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間比

夢閒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九

昌黎先生全集

卷九

律詩

三

永懷堂

律詩凡八十首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十

律詩凡八十首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
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
五營兵轉肅千里地還方
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
賜書寬屬郡戰馬隔鄰疆
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
風流峴首客花豔大堤倡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
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
綺陌朝遊間綾

衾夜直頻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
通苑急柳色壓城勾綸綽謀猷盛丹青步武親芳菲含斧藻光景暢
形神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
拙吹竽久混真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

豔聲

太安池

遊太平公主山莊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闌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
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慢綠妖紅半不存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
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玄
堂掩太平秋天苑鼓歇松栢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劔

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翬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耕耨一暫開

廣宣上人頻見過

三百六旬長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牕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獨坐殊未厭孤

斟詎能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玄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萍葢汗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温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

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筭，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浸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拚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穰穰疑翻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咨料揀，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暎。

過鴻溝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

乾坤

送張侍郎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遭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劔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

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閒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卽是連鑣向關時。

酬別留後侍郎

爲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却縠先。歸去雪銷溱洧動，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

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烟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益

征衣

次硤石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夾道踈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

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

州迴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

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

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

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
等崇鷓鴣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得就閑
官卽至公

獨釣四首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芙蓉羽沈知食駛緝
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
來傍釣車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
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餅
秋半百物變魚溪去不來風能坼芡背露亦染梨顛遠岫重疊出寒
蕊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
投絕幕禽猶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打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峰不

敢眠

詠燈花同侯十一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祖席前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况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

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送鄭尚書赴南海

番禺軍府盛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風靜鷄鷓去官廉蚌蛤迴貨通師子國樂奏武王臺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

軟溼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

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別酬以絕句二章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内，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暫拳一手支頭臥還把漁竿下釣沙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

過始興江口感懷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摠文才妙自歎虞翻相屯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欲行人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留詠白蘋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憑高試迴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汝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面蘓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陶

寄隨州周員外

陸孟丘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濁水汗泥清路塵還曾同制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銀燭未消牕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開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遣
逐小女道歿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

驛梁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鼻沿路衆
知難繞墳不暇號三匝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
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竝
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仰拜謝免勞騎

逐雙旌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
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詩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
麥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
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司暖風抽宿麥清
雨卷歸旗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

馮二閣老

牆下春渠入禁溝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
不流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
存蟋蟀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
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
郎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
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
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映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慙
汗仰皇扁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
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卽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
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輪翠羽家
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爲公論重寬
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窓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
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衛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高論雕鏤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投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山公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十六韻

耒耜興姬國輻輳建夏家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曆賒衛門羅戟架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皆齒列二聖亦肩差陽月時之首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庭炬堦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謹嘈呿宮夜闕嘈嗽鼓晨櫺藜味陳奚取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代工聲問遠攝事敬恭加皎潔當天月歲黠
日霞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嗟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十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十一

雜著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

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
 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
 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
 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
 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
 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
 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
 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

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匍匐也則喑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惰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

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

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

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曰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

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
 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
 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
 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
 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
 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
 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
 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亦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

曰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
 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
 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
 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
 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
 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
 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

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淡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淡矣傳之子而富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世

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

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魯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

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

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鵠冠子

鵠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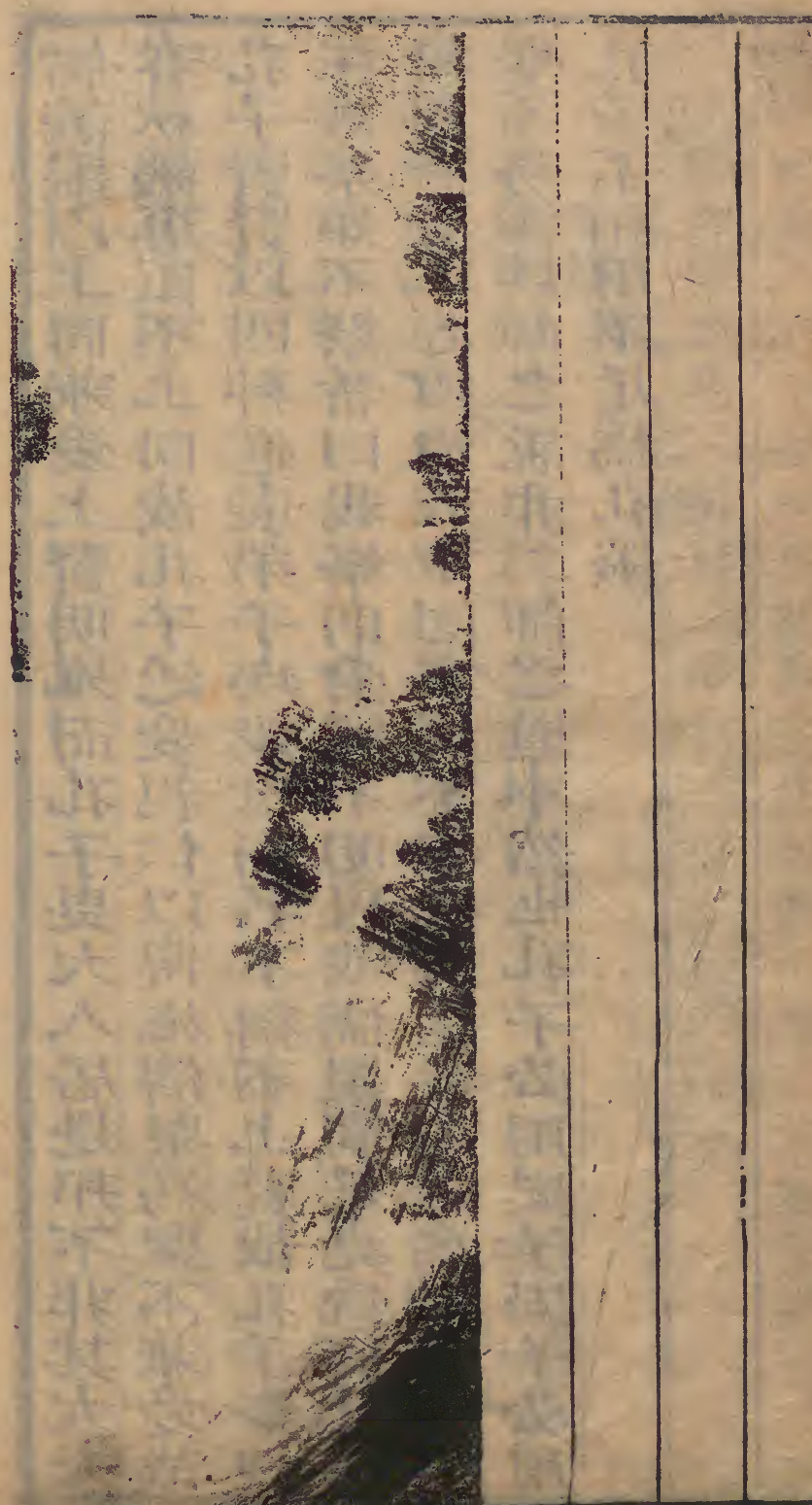
皇朝全書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禮記
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
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
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
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
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
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
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
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
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
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

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

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

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政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

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
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
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
榑侏儒椳闐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
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按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
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
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

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
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
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
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
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
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

誼此之政敬矣矣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
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節淫志枝辭琢正紛
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
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
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
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
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
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
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
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
其柴棧而外施窬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
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
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
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
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
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

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於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丐者王承福傳

丐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

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丐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嬉夫鋸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

愧者取焉嘻吾操饁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也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五箴五首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



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以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後漢三賢贊三首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

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俶儻其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諱不譏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爲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其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費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

孔子曾參者耶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
 鞭車兮電搖幟雨寢寢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
 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
 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
 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
 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
 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

傳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
 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
 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
 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
 乎日月不足為明翠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
 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
 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被伯夷叔齊者乃

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精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十二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僞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眾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聳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虜四海所以不

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
 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
 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
 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
 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
 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主
 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
 者此三人獨
 以退而愈

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
 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索賜之
 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室
 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
 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
 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
 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
 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
 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

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
 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
 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
 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
 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
 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
 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
 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
 其之之
 終信之

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
 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為
 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
 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
 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
 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
 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
 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
 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

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祈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

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闕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

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詭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

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

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聞或傳嵩有田在毫宋聞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人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

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侯之庶茲土也久矣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奮肆狗媮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闈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

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
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
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
嗥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
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
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
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
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

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
居之後丘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
激輦糞壤燔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
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
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竇德
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竇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
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

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
 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
 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
 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
 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緜柳踰嶺緩欻所
 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馱見也今其意
 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
 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
 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
 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
 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
 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
 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

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

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誰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其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者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顛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鬪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簋筮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

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

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楸與瓦墁治壁悉

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曰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

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

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冀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

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
 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
 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益
 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
 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
 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
 士賀拔怨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

歸氏十一年六月四

曰右庶子韓愈記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十三

